

4. 谈情做爱何处去

男女正当交往的场合——性的社会控制

还记得警察取缔家庭舞会的年代吗？在那个年代里，偷偷写封信或传纸条给异性同学都会记过，男女生头发都好短好短，很多人在整个中学时代没有交到一个异性朋友……那是一个压抑的年代。然而，整个一代人就是那样地度过他们的青春期。

这里讲的压抑，当然是对青少年的性压抑，也就是对性的社会控制——性不是随个人自由意愿而可任意满足的事物，性总是被一连串的社会奖惩所控制。自有人类文明社会以来，均是如此。

台湾社会对青少年的性压抑基本上就是直截了当的「不准」——禁制。在刚刚提到的那个年代中，禁制的态度最为坚决。为了达到禁制的目的，对青少年的男女交往也控制严密。这个控制在直接可见的层面上，就是男女学生的区隔，例如，男女分班，男女分校，严禁往来等。

此外，对青少年男女交往的场合也严加控制。这个控制最简单的手法就是不允许这类场所存

在，因此男女也就无法交往。

然而，就在那个非常压抑的年代中，仍有一种交往场合是正当的、是被社会许可的，男女可以在其中跳舞、谈心、日夜相随、交到其他学校的异性朋友，而在那个性压抑的年代中，和异性促膝谈天都已构成极大的性满足了。那个场合就是：被社会认为是正当的各种宗教、文化、教育、社会等团体组织所提供的各类联谊活动。

但是为了要能参加这些正当联谊活动，青少年必须是好学或乖小孩，例如，虔诚追求信仰、对某些学习目标有兴趣、有正当嗜好、想学会一种专门技术或素养、功课品行优良；等等。

换句话说，在青少年男女交往场所几乎不存在的年代中，社会只提供了少数正当的场合，以变相的性满足为奖励，促使青年学子为了得到奖励而纳入「正轨」。这就是性的社会控制；即，社会不让人随便得到性满足，它总要在人规划好的方式下得到性满足。

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不正当」的男女交往场合渐渐出现了。但是这绝不表示已经没有性的社会控制——任何社会均有性的社会控制及其他各种控制，只是控制的方式各有不同而已。在今日台湾，似乎是金钱成了性控制的主要手段。

易言之，一个青少年越有钱，他和异性交往的机会就越大。这是因为青少年交往的场所（MTV、速食店、迪斯可舞厅……）、活动、服装、交通工具及交往所须的文化教养（如对音乐带

的熟悉等) 均需要相当的金钱花费。这种性的社会控制所产生的效果, 使人在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中, 就为了性满足而接受金钱的价值观。这个趋势大致上和台湾金钱社会倾向是吻合的。

至于这种新的性控制方式好, 还是过去较为压抑的方式好, 则是见仁见智的。科学的态度不是急着去做价值判断, 而是反省性的理解。

从黑咖啡馆到MTV——性的空间文化与政治经济学

青年男女谈恋爱, 需要谈恋爱的场所, 而这些场所的特色则和谈恋爱的方式相关联, 但是谈恋爱的种种仪式方法又是被男女所在的社会文化及物质条件所决定。

比如说, 美国少年男女谈恋爱常是汽车内进行, 一边看着露天电影, 一边就可能在汽车后座爱抚或做爱。

成年后美国年轻人多和父母分居。因此高中毕业以后的年轻人谈恋爱, 多邀约在自己的公寓中, 大学生则在喝酒谈天的派对中或宿舍房间中谈(做)爱。

这些例子显然都不是「台湾经验」, 因为台湾青少年很少开汽车, 台湾青少年仍和父母住在一起, 台湾青少年也不习惯和一大群不熟悉的人混在一堆喝酒聊天, 而且学校宿舍管理很严: 等等。

这些与台湾经验的差异，正是两个社会文化与物质条件方面的差异。

下面我将集中探讨台湾恋爱文化中两个重要的场所，一个是过去的黑咖啡馆，另一个是现在的MTV，来显示社会文化的变迁。

黑咖啡馆就是「情人雅座」，里面虽非伸手不见五指，但确实很难辨认邻座的人与活动。黑咖啡馆约在一九七〇年代流行，以后就几乎不见了。现在虽然也有一些「情调」咖啡馆，但是已非供青年男女「吻颈之交」(Necking)或爱抚之用(台北火车站前的「绿湾」之变迁就是一典型例子)。

黑咖啡馆的雅座多是高背宽边，有掩护作用。在刚开始流行时，警察常取缔这类座椅，并且规定灯光亮度。在这个时期，常有警察突袭检查，咖啡馆会灯光大亮，弄得鸡飞狗跳。

很明显的，黑咖啡馆是为了已有一些「默契」的男女而设的，凡是不愿突破最后防线，又想得到相当性满足的人，皆会光顾这个场所。

黑咖啡馆得以存在的条件，一方面当然是「家里不方便」，另一方面则是社会文化对婚前性交仍有较大的道德禁制，所以恋爱中的男女会不断前去，使黑咖啡馆在七〇年代初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

对于初相识的男女而言，男生在没有任何「感情基础」的情况下，就在黑咖啡馆约会是一种

「冒险」——可能会碰钉子；而如果女方在初识情况下答应，则往往表示男生可以直接带这种女生去宾馆开房间。

一九七〇年代末期，随着社会风气的改变，越来越多的性刺激与性暗示充斥四周，非婚关系的性交（而不一定是「婚前」性交）也越多。黑咖啡馆逐渐只有「过渡」功能——男女双方第一次光顾后，就转移阵地前往旅馆，而不再回黑咖啡馆了，这当然造成了黑咖啡馆的没落与宾馆的成长。

一九八〇年代以后，青年男女除了有感情基础上床的情形外，又多了一种新情况，即，双方均是初识，尚无感情基础，但已有意（试探）上床。

在欧美社会，这种「钓」（Pickup）陌生人上床的场所，常是单身酒吧，凡去这种场所者彼此都心知肚明，故不须乔装，钓上后就只是「你的住处还是我住处」的问题而已。

可是台湾的传统文化仍使青年男女有伪装的需要，因此不能直接前去宾馆，可是去其他场所「培养默契」，又太浪费时间金钱。在这种情况下，「MTV」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进可攻、退可守」的谈情或做爱的场所。

为什么呢？

因为当男方向女提出去MTV的要求时，女方可以自欺欺人地想：去MTV也就是去看电

影，这是初识男女正当的约会活动，我答应去并不表示我贱我骚。

另一方面男方也可自辩：我请妳去MTV，只是看电影，妳思想为什么那么肮脏，怀疑我的企图？

MTV因此可以满足双方的「面子」要求——即，对赤裸裸的性要求不能说破。就算两人进入密闭的MTV空间时，也不会像过去初识者进入黑咖啡馆般地尴尬，因即使在此刻，只要双方还没做什么，一切都是光明正大的，而一旦双方开始做什么，一切又都无所谓了——只要外表冠冕堂皇就好。

MTV因此是一伟大的发明，它融合了电影院、黑咖啡厅、宾馆的特点，集各种功能于一身，旧爱新款无论是浅尝即止或直捣黄龙，都是适宜的场所。

MTV的出现也说明了台湾的青年男女关系正进入一个分水岭，不须以婚姻或感情为前提的性关系正在逐渐普遍化，妨碍这个普遍化趋势的只正男女的「自尊」——这和传统文化当然有关，而且也因为传统文化重视形式却表里不符。

这样的社会文化变迁又和「性」的政治经济(Political economy)接合起来。怎么说呢？

在一个男女不平等兼性压抑的资本社会中，性本来就是潜在的商品，亦即，获得性满足是要付出成本代价的；色情事业的存在，只是把性的商品性格更凸显出来而已。（正如同佣人的劳动，

凸显了一般家庭主妇的家务劳动之潜在商品性格一样。)

在性较不开放的时期，获得性满足需要较多花费——因为要经过漫长的「从相识到相爱」，甚至结婚，才能得到性满足。这过程中的花费是可观的。

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日常一般」的商品普遍有价值下降的趋势，一般人的「性」也不例外。(满足基本需要——食物、衣服、性——所需之商品的价值下跌，当然有稳定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功能。)现在的男女初识后，可以借着像MTV、地下舞厅等场所，迅速地缩短上床所需的时间。虽然在同样时间内MTV比黑咖啡馆贵(因后者不计时)，但就性满足此一目标而言，现在男女为之所付出的代价比以前少了很多。

毋庸多言，这一现象也必得到「谈(做)爱场所」本身商品逻辑的配合，即，开设MTV比开设平价宾馆划算。(同样空间可分隔多房间，硬体设备简单……等。)另外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时间多元化，无业者与寄生阶级的闲置人口增多，使夜生活也有雄厚经济潜力，这使得MTV更易赚钱。

在政府一连串整顿MTV声中，除了安全顾虑外，似乎也有「性压制」的成分；例如，规定MTV房间必须有窗等等。这样做其实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性的开放由很多原因造成的，改变MTV只会使青年男女采其他方式来满足需要。因此，最实际的莫过于坚决彻底的性教育，以

及避孕指导谘询及避孕工具的方便供应（如规定旅馆或MTV房间内备有保险套）。

本章结语

以上不论在（性的压抑与解放）中所谈的关于男人／性交方面的性知识，或〈变爱的性知识〉中关于女人／恋爱方面的性知识，都偏向异性恋的性爱。这种把同性恋排除在外的讨论方式，本身就是对同性恋的压迫。

- 以下〈0与1之外——同性恋解放〉将呈现异性恋对同性恋的错误认识（1.），对同性恋的压迫（2.），以及异性恋者心中被压抑的同性恋情感（3.）。

0
与
1
之外——
同性
恋
解
放

